

从无形学院到多闻书院

2013 届多友刘兢

2013 年春天，我有幸成为城大多闻雅集一员，负笈九龙塘亲炙 CC、Jonathan、张讚国、何舟、李喜根等多位一流华裔传播学人教诲，结识了 Mike、沈菲、许静老师、秀芹老师、陈侠、彦武、家银、世文、滕朋等同侪先进。2015 年春天，我又有幸见证南大多闻书院揭幕，聆听 CC 与周晓虹先生的跨学科对话，与各位新老多友切磋学问、砥砺思想。感谢 CC！感谢城大媒体与传播系！感谢南大新闻传播学院！百余位大陆青年传播学人围绕多闻雅集形成的“无形学院”终成有形的多闻书院。从 1990 年代的明大“中国时报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到 2000 年代以后的城大媒体传播系，再到如今在南大落成的多闻书院，CC 在近二十多年来东西方传播学术交流中的功业有目共睹。



CC 曾经讲过，“不与社会脉络连接的传播学研究是无生命力的，顶多关起门来努力而已。”他在长乐客栈时也答我，他研究中国传媒的旨趣与许多前辈不同，自觉与社会理论靠拢，看了很多跨学科理论书。4 月 11 日上午 CC 与周晓虹先生的跨学科对话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望重士林的社会学门名宿周晓虹先生从传播学槛外看传播学，一语点出新闻学与传播学之别实乃“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别”，与黄旦先生所言“规范性科学与经验性科学之别”殊途同归。周先生跟我们讲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讲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范式，讲涂尔干和韦伯各自代表的实证论社会科学和诠释论社会科学，讲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研究立场，这是在棒喝习惯紧跟行政对策、业界动态的我们莫忘初心，回到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找寻自己学术生涯的应许之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我却相信以

学术为业的精神可以代代相传。CC 则向我们和盘托出了一位浸淫国际传播研究多年的老行尊治学多年修成的葵花宝典。他曾亲从 Rogers 等西方传播研究权威问学多年，又有华裔传播学人中罕见的深厚中学底子，这让他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跳脱美国的知识论窠臼反省美国主导的国际传播研究。他直言 Lerner 和 Rogers 等师辈对第三世界传播经验的考察其实是在用从美国经验中得出的结论观照世界，本质乃“普适性的帝国主义”。他更道出自身借鉴拉美统合主义理论理解中国传媒实践的心得，就华人传播学界如何融合韦伯取径和涂尔干取径以建构“多重现实”、形成本土经验基础上有全球视野的研究建言。CC 多次讲他心中沟通东西方学术的典范是萨义德、陈寅恪、王国维，我心中的 CC 却早已是沟通中西传播学术的萨义德一般的人物。从促进美国中国传媒研究与中国研究的深入对话，到站在局内的局外人立场为反思美国主导的传播研究的局限贡献智慧，再到勉力栽培华人传播研究后学以为我辈打开真正的国际学术视野。CC 尝说他一辈子做的事需要机缘和兴趣，更少不了毅力，这是一位真正有大志向的学者的肺腑之言。



CC 也曾讲过，“要打通中国研究与中国传媒研究的界限，为传媒研究和中国研究架桥。”他当年总结的“从传媒看中国”及“从中国看传媒”这中国传媒研究的两大路径已成传播学界中国传媒研究之共识，希望从 4 月 11 日中午至晚上我辈多友就各自关心领域发表的报告不会辜负 CC 的期许。承蒙本届论坛组委会错爱，我向大会提交的整理 1950 年代以来美国中国传媒研究史的初稿被选为大会的引子论文之一。我在报告中说自己眼高手低，还远未能与以 Pool、喻德基、刘平邻、朱谦、CC 为代表的数代美国中国传媒研究学人形成真正对话，现在的角色至多是福楼拜笔下搬运知识的抄写员布瓦尔和白居谢。世文说我太谦虚，其实我是真心惶恐，怕自己无力驾驭横跨国际传播研究和中国研究这两大领域的美国中国传媒

研究。好在与会的各位多友慷慨赐教，沈荟老师指出我的总结和分期未能展现出更有说服力的学术史背景，许静老师提示我关注美国中国研究背后的政治角力和经济渊源，张宁老师更在会间质疑我用现有框架审视赵月枝先生相关研究的合理性，都让我如沐春风、获益良多。会上的其它几篇引子论文更是让我感受到多友们勾连传媒研究与中国研究的企图心与努力。黄月琴老师心系“弱者”，详尽呈现了国内传播学人对媒体赋权议题的讨论。章平老师勇于挑战“黑箱”，努力为我们披露中国公共决策进程中传媒运作的秘密。艳红老师对数据新闻议题的爬梳，则展现出传播学人面对业界热门议题时应有的学术素养和理论想象力。红涛及顺铭师兄弟二人就媒体记忆议题展开的对话毫不意外地让人印象深刻，更让人对5月底红涛在杭州摆下的“文化记忆：时代、历史与媒介”名家擂台充满期待。朱丽丽老师说她常为如何理解互联网时代长大的新兴人类自省，这又何尝不是与她同为前互联网时代生人的我面对90后学生提问时常有的困惑？

CC这次在接受《新记者》访问时讲，“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学术当然可以自己做，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受人启发和刺激，得以见贤思齐。”这次先后与红义兄、世文、张宁兄、沈荟老师及柳珊老师深谈，对CC的良苦用心又多了一层体会。红义兄文献帝的名号在同辈学人中流传多年，当年曾金口封我做文献弟，让我沾沾自喜了许多天。这次有缘共处一室，他跟我说到他要做的新闻生产研究拟进行的种种计划，方知文献帝对学术的热爱和专注远非文献弟所能及。世文是与我同期的多友，更是与我同出自珞珈山门下的师弟，他的踏实和勤勉一直让我佩服。我每次与他见面时总要就珞珈山上诸位师长的近况问这问那，这次得知他将赴宾州大学访学一年，师门中年轻一辈的成长又让我骄傲了一把。张宁兄、沈荟老师和柳珊老师其实都是我在05年复旦首届暑期班时慕名已久的先进，也都是真正敬畏学术的读书人。张宁兄说起他受张灏先生启发，希望从晚清中国内部发现催生中国近代新闻业的种子，与海德堡门人燕安黛(A. Janku)当年对《申报》早期政论与晚清精英之间关联的讨论遥相呼应。沈荟老师和柳珊老师在学界成名已久，她们的鼓励让我受宠若惊。沈老师说我太幸运，能得到黄旦先生点拨，她自己在向近代中国新闻史提问时则推敲了好久。我却明白沈老师只是自谦，丁淦林先生的亲传女弟子问学时可不会轻易动笔。柳珊老师谈起业师陈思和先生的事迹时总是如数家珍，更说到钱理群先生当年拿出《周作人传》时遭到的质疑，勉励我先努力动笔写，搭

出框架后再逐步完善就好了。

写到这里，还是道不尽的感谢！感谢 CC！感谢南大多闻书院！让我们在最灿烂的烟花三月在金陵和扬州遇见了最灿烂的彼此！何晶老师说我是 CC 的铁粉，我欣然接受。其实，我只是希望能做一个有关怀的安静的读书人罢了。CC 跟我讲过治学的基本法门，“选几种性之所近的经典著作，反复研读，揣摩作者如何问问题，如何解答问题……这样日积月累，他看世界的视野和方法，逐渐内化成为你看世界的视野和方法。”以 CC 为范，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